

钱念孙◎著

重建

文学空间

CHONGJIAN WENXUE KONGJIAN

文 学 空 间
文 学 空 间
文 学 空 间
文 学 空 间
文 学 空 间
文 学 空 间
文 学 空 间
文 学 空 间

(A4)

安徽教育出版社

重建

文学空间



文 学 空 间

语 境 翻 译 研 究

文 学 空 间

语 境 翻 译 研 究

文 学 空 间

语 境 翻 译 研 究

文 学 空 间

重建 ——文学空间

钱念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文学空间/钱念孙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8

ISBN 7-5336-3411-X

I. 重... II. 钱... III. 文学理论—研究 IV. 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5698 号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张鑫坤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插页:1

印 张:17

字 数:420 000

版 次: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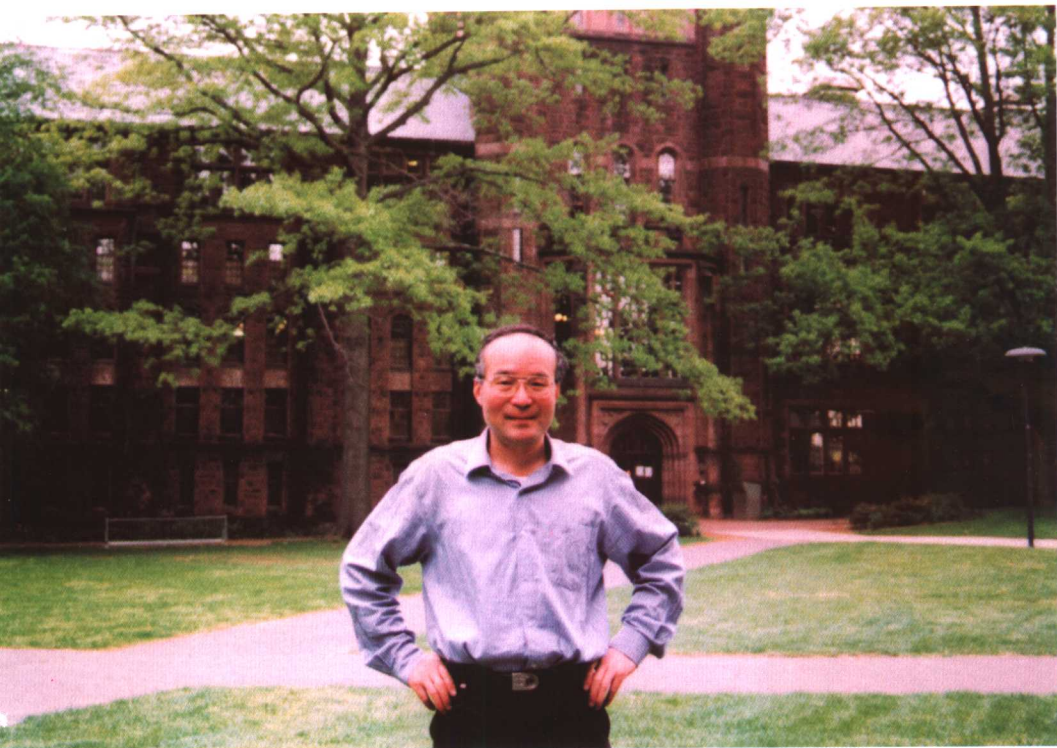
印 数:2 000

定 价:29.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作者 2000 年在美国访学时留影

目 录

重建文学空间(自序)	[1]
第一编 文学横向拓展:民族与世界	[7]
世界文学的形成与民族文学的发展	
——马克思“世界文学”思想初论[9]	
文学民族性和世界性新议[48]	
文学民族性理论面临挑战[61]	
民族文学研究的域外空间[72]	
民族性的开放性和民族化的广阔道路[81]	
文学由民族走向世界的外因条件[95]	
论吸收外国文学影响的潜在形态及其作用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谈文学民族化问题[109]	
断裂与跳跃	
——试论文学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的变态关系[134]	
征服与适应	

- 高低文学形态碰撞与交融的规律探讨[148]
- 比较文学消亡论
 - 从朱光潜对比较文学的看法谈起[157]
- 朱光潜论中西戏剧的异同特点[171]
- 朱光潜对中西诗歌的比较[187]
- 欧洲浪漫派与东方文学[204]
- 论日记和日记体文学
 - 中西文体比较研究之一[214]
-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新探[232]
- “走向世界”的追求[258]
- 关于“世界文学学”的构想[266]

第二编 文学纵向演进：传统与现代 [277]

- 论文学的逆向发展[279]
- 文学史的逆向研究[309]
- 桐城派的逆向考察[315]
- 外来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蕴蓄的开掘功能[318]
- 文学之“根”的多向伸展和寻“根”眼光的扩大[335]
- 新文化运动的命运和教训[339]
- 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 世纪回眸说“五四”[343]
- 冷静看传统 热心想未来[348]
- 分为异体 合为一家[351]
 - 文史关系漫议
- 从“史德”到“史心”[356]
- 朱光潜论中国诗的声律及诗体衍变[359]

“移花”与“接木”

——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西方色彩和中国底蕴[379]

“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

——评朱光潜早期文艺功利观[394]

探古求今 融汇中西

——纪念朱光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410]

第三编 文学语言转换:翻译与创作…………… (417)

文学翻译的功能探测[419]

文化冲突与文学翻译[430]

从《离婚》的英译本看文化冲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441]

文学流播中的价值转换[452]

文学交流的盲目性和自觉性[466]

试论跨国度、跨语种文学[474]

艺术超越与意蕴开掘[495]

作家的责任:对艺术的虔诚追求[505]

外国文学也是我们的文学

——一种文学观念的更新[512]

形式的寻求与凝铸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走向的一个特点[523]

后 记…………… (536)

重建文学空间（自序）

这里所谈的文学空间，不是指文学作品描写生活的空间，而是指文学作为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一种精神形态，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一）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其存在和发展都包括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两个方面。所谓纵向延伸，是指既往文学如何影响后世文学，后世文学如何沿革传统的承传、流变历程。对这种文学发展形态的研究，人们一般比较注意，取得的成果也较多，如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论著，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考察和探讨。所谓横向拓展，是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之间，由彼此封闭到逐步开放、由相互隔绝到频繁交往，从而使各民族文学变分散发展为联动发展的历史进程，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进程。对这种文学发展形态的研究，相对来说人们重视不够，对它进行系统探讨的高质量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文学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是文学发展的两个方面。但这

两者我们只能在思维中把它们剥离开，在现实文学运动中，它们是凝为一体无法分割的。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既在纵向上与自己的历史传统相承接、相延续；同时又在横向上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处于不同程度的交流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相互作用、彼此交织的统一：一方面，横向拓展不能摆脱纵向演进而独立前行，它只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逐步扩大自己的范围，即纵向演进到一定程度，横向拓展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横向拓展又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它对纵向演进也可产生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我国“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一改佶屈聱牙的文言为明白通俗的白话，并在短短二三十年间掀起一个令人仰视的文学高峰，便与外来文学对它的刺激和影响密切相关。文学横向拓展对纵向演进的重要作用，由此足见一斑。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信息革命的兴起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偌大地球在人们超乎寻常的征服自然空间的能力面前，仿佛变得越来越小，以致加拿大作家麦克卢汉创用“地球村”这个术语，戏谑地把地球这个庞然大物仅仅比作一个小小的村落。现在，共处于“地球树”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整个地球当作自己活动的地理环境。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超越民族语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鉴赏习惯的限制，更加开放地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据为己有并为己所用，也更加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系统中加以审视和体认。

文学的横向拓展改变了人类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构成因素，是文学演进的重要方面和文学发展的重要形态。文学横向拓展的总体历程如何？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学汇入这一历程的途径和方式各有什么区别？文学横向拓展自身有哪些特点和规律？它

与纵向演进之间有怎样的常态和变态关系？横向拓展从哪些方面改变了文学的内在品格？它对文学基本理论在哪些方面提出了挑战？对改变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产生了哪些影响？凡此种问题，不仅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之时，解答它们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本书第一编所讨论的内容，主要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二）

任何文学现象都处于历史的纵向联系之中。这种纵向联系从时序上看，存在着顺向发展和逆向发展两种形式。顺向发展是按照历史时间顺序进行的发展，是后代文学承袭前代文学，并对传统加以继承革新的发展；从这种发展形态里，我们可以寻觅到历代文学及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渊源、流变关系，把握文学史延续、演进的历史轨迹。逆向发展是与历史时间顺序相反方向的发展，是每个时代的当代光芒这样或那样地照亮过去遗产，使传统作品或历史上文学现象的意义和价值重新建构的发展；在这种发展形态里，我们能够看到某部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在不同时代所获得的不同意义、遭际的不同命运，从另一方面探求人们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历史迁移。

文学的发展是顺向发展和逆向发展同时展开，相互促动的统一过程：一方面，每个时代的当代文学总是既接受传统的恩泽，也受到传统的约束，同时又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的产物；另一方面，每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又总是要在过去传统中寻找历史原型和早期胚胎，在表明自己大有来头的同时，又对这原型和胚胎进行微言大义的阐发，使其获得新的意蕴和价值。这种传统影响现实，现实改变传统，而改变了的传统具备了现实性，受传统影响的现实增强了历史感的循环渐进运动，正是文学发展的动态结构。

在我们流行的文学观念里,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一经发生,便是一种客观存在,似乎后人只能接近它、探测它,而无法改变其意义和价值。其实,每个时代对以往文学的研究,不管研究者声称如何“客观”,如何“还事物的本来面貌”,但实际上却无法做到。因为研究者总是站在自己时代的大地上面对以往文学,总是要带着现实的启发和当下的理解,对“历史文本”进行新的开掘、阐释和价值重估,从而创造出自己时代的“文学史图景”。可以说,任何过去的文学经典或传统,都不是古人雕塑的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仿佛播散在历史原野中的种子,只要以后的历史发展遇到适合它生长的阳光和空气,它就会活泼泼地萌生新芽,抽出新枝。文学的逆向发展,实际上就是赋予过去传统以新的生命,并使其参与当代文学创造的过程。

因此,以往的文学作品和整个传统不仅是过去的,同时又是现在的。文学演进既呈现出“历时性”结构,即从过去到现在的顺间延伸;又呈现出“共时性”结构,即从现在到过去的逆向发展,将以往文学和过去传统“同时化”在今天的文学系统之中。如果说,在流行的“历时性”文学发展观念里,文学作品是一种“已定的存在”(things-become),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由作家一次性劳动完成的;那么,在“历时性”加“共时性”的文学发展观念里,文学作品则是一种“方定的存在”(things-becoming),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处于作家和后代读者多次劳动的共同建构之中。并且,后代文学发展到什么程度,读者具有什么样的水平,往往就能够把以往经典和传统中的潜藏含义挖掘到什么程度,提升到什么样的水平。

正是如此,文学的演进和发展,是古今文学彼此渗透,相互交融,联成整体,共时推进的过程。所以,美国作家兼批评家托·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一件新艺术作品产生时所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在它之前的一切艺术作品同时发生的情况。”文学演进的这种历史整体性和古今共时性启示我

们：不仅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对当代文学发展都具有动力学的意义；而且人们对经典和传统的探测，永远是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每个时代的阐释者都应意识到自己认识的局限性和各种认识的互补性，从而将研究本身导向一种开放的状态。本书第二编就是以这种观念探讨了文学发展的理论及其他问题。

（三）

时至今日，任何国家和民族，只要稍微清点一下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财富和文学宝藏，都会惊讶地发现：通过翻译而吸纳的外来成分和自己受外来影响而创造的部分，竟是那样之多，以致若将它们分离出来，自己即使不会立即破产变成一个“穷光蛋”，也会从一个殷实之家跌入“贫困者”的行列。

文学翻译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学交流的主要形式。不同国度和民族的文学因为语言不同，根本无法互相了解、互相借鉴。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不同语言的文字只能在单一文化系统内进行封闭性的循环创造。这不仅影响了文学接受和传播的范围，同时也使民族文学发展演进的丰富性大为降低、速度十分缓慢。翻译的兴旺发达，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文学翻译像哥伦布一样帮助各国文学发现了异民族文学的新大陆，它不仅具有开拓异民族文学新天地，扩展民族文学视域的意义，还具有使民族文学拥有整个世界文学，从而得以站在全人类文学基础上进行自己创造的功能。

文学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互输和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冲突与适应、碰撞与交融的浓缩形态。文学翻译在把一种语言的文学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文学的过程中，翻译者一身二任：他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作为原文的读者，他要深入地理解原文，必须同时了解诞生原文的整个文化系统，因为原文所表现

的社会生活,即处于这一文化系统之中;原文所运用的语言,也是这一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内涵和意蕴都受这一文化系统的制约。作为译文的作者,他要使自己的译文为阅读者顺利接受,又必须充分考虑接受民族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必须让自己的译文表达尽量合乎接受民族的文化规范和语言习惯。翻译者表面上处理的是一个词语,但实质上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

在多数情况下,原文的文化系统与译文的文化系统之间常常有很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具有难以通约性。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一般都要经历十分复杂的文化摩擦和文化对位转换的过程,其中多半有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误解与误译,对原作有各式各样的损耗与创造。而在这“误解与误译”、“损耗与创造”里,既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原因,又典型地体现着文学交流时必然要遇到的种种冲突和融合的状况。可以说,文学翻译常常极其浓缩地包含着不同民族文学互输的各种问题,具有文学交流标本的意味。本书第三编就考察了文学翻译的功能、文化冲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及文学交流和文学创作中的若干有意思的问题。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不论是横向拓展、纵向演进或语言转换,都试图对文学的内在构成和发展空间作出更加切近实际,且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理解。尽管我在钻研这些问题时力求有自己的一孔之见,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我深知自己的眼界和水平有限,必有盲点和失误。当这本《重建文学空间》奉献在读者面前时,我真诚期望得到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以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对研究对象更加精辟的认识。

钱念孙

2002年11月20日于合肥

第一编

文学横向拓展：民族与世界

世界文学的形成与 民族文学的发展

——马克思“世界文学”思想初论

一、“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资产阶级步入具体社会历史进程后,给整个人类社会的面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由工场手工业生产向社会化大机器生产过渡,由简单自然经济向发达商品经济过渡,是这一变化的核心和动力。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提高,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每个国家、每个民族^①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越出国界向世界范围延伸、拓展。由此,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也日益明显、增强,使诞生于具体国度之上的文学在世界范围形成了普遍联系。对于这种情况,早在 1845 年,马克思和恩格

① “民族”一词有广、狭两义:狭义民族(nationality)指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如中国的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广义的民族(nation)是指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总称(如中华民族、日本民族等),与“国家”一词意同。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民”和“族”是被当作两个概念分开使用的。第一次将它们合成“民族”一词应用,始自 1899 年,见于梁启超《东籍月旦》一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以及下引《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中,“民族”一词所用德文为“national”,系“Nation”的形容词,相当于英文“national”、“nation”,是从广义上来应用,即“国家”的意思。本文用“民族”一词,皆用其广义。